

艺术·舞台

温情《相约星期二》

本报记者 刘 森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11月12日至14日,北京东方先锋剧场的舞台上,话剧《相约星期二》中身患绝症的老教授“慕理”,不仅为他迷失了方向的学生“明哲”拨开了生活的迷雾,也让所有观众在笑声和泪水中,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活。

话剧《相约星期二》改编自美国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一位叫明哲的青年,毕业后事业顺遂、生活富足,却在安逸的生活中迷失了理想。在偶然得知老师慕理教授因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后,明哲每逢周二便来到教授病榻之前,聆听教诲,开始重新思考家庭、人生以及死亡等诸多问题。

小说《相约星期二》曾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了4年之久,并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1种文字。1999年,《相约星期二》被搬上电视,并一举夺得第52届艾美奖的四大奖项。2008年,由陈钧润翻译,香港著名导演古天农领衔香港中英剧团将这个让无数读者潸然泪下的故事,搬上了舞台。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虽然没有强烈、紧张的戏剧冲突,但是真实得让人感动。”正如古天农所说,从通常意义上讲,《相约星期二》并不适合搬上舞台——故



事情过于简单、琐碎,时间跨度大,场景繁多。但是,慕理教授的乐观感动了古天农,教授与明哲那些充满哲理的对话更让他警醒,他认为,他从《相约星期二》中得到的收获应该同大家共享。

经过再三思索,古天农将小说中所有的“龙套”角色全部去

除,只留下慕理和明哲两个角色,并且借用京剧的表现手法——重写意、轻写实。

“在剧中,我并不追求真实。举例来说,如果完全要求真实的话,慕理教授应该是在床上从头躺到尾的,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从一开始慕

理自由的舞蹈,到他发病初拄着一根拐杖,再到他坐上轮椅,直到临终之前他只能躺在床上。这样的过渡也在一定程度上交代了剧情的发展。”

古天农的“写意”,不仅仅体现在他对慕理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整个舞台设计、舞台语言的运用中,也处处透着京剧的影子——形似画框的舞美设计,舞台空间的巧妙安排,灯光舞美的恰当运用,都让作品充满着水墨画小写意的精巧和潇洒。

“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死亡、家庭、爱情、宽恕……剧中,慕理和明哲谈论的话题似乎严肃得沉重。这样枯燥、深奥的对话,怎么能让观众坐住,又是古天农必须面对的问题。最终,古天农用他的机智,在黑白灰般的故事中,巧妙地加入了轻松和幽默的色彩。

“明哲第一次到慕理家,教授突然感到不舒服,明哲笨手笨脚地扶慕理到沙发上,还把毯子盖得高高的,这时候我给教授设计了台词‘你以为这是在理发啊’,我相信每个观众都会会心地笑。”的确,虽然全剧是用粤语演出,有些俚语对于不熟悉粤语的观众来说很难理解,但是北京的观众还是在“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该掉泪的地方”都落泪了。

两个演员一台戏,这虽然让舞台效果更加简约,但对于演员的表演功力却是不一般的严峻考

验。剧中一老一少两位演员都是香港戏剧界的名人。扮演慕理教授的钟景辉今年73岁,是香港戏剧协会会长、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他不仅是香港最资深的舞台剧演员和导演之一,也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常青树,至今活跃在荧屏上。“饰演这位淡看生死的老教授,也让我学会以乐观态度面对死亡。”剧中,最让这位老人记忆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一定要去拥抱生命,当你拥抱了生命,生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你。扮演明哲的卢智燊在香港获奖无数,他虽然是以扮演喜剧、闹剧的角色出名,但演起忧郁、彷徨的明哲,他依然游刃有余。

2008年,话剧《相约星期二》在香港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位小姐带她生病的妈妈来看戏。但是不巧,那天剧场的电梯坏了,她就背着妈妈爬了4层楼。她说,虽然很辛苦,但是她希望妈妈一定要看看这个戏。”有着这样“铁杆”观众的支持,话剧《相约星期二》在香港三度公演,场场爆满,并在第17届香港舞台剧奖中囊括三大奖项。

此次,受中国国家话剧院之邀,《相约星期二》参加“华彩亚细亚”的演出,让古天农非常兴奋。“虽然可能语言有点障碍,但是我相信戏里所讲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只是在香港,在内地也一样。大家都会面对生活的压力、学习的瓶颈、爱情的困惑等等。我认为,大家能在这部戏里减压,也能得到心灵的安慰。”



张君秋在《奇双会》中扮演李桂枝

今年是先父张君秋90华诞。虽然他已经谢世13年,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唱念声韵,却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远去。

张君秋从艺学到立派,经历了20多年。他在王瑶卿、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诸位先辈大师的导引下,对京剧旦角表演艺术钻研学习、广收博采、汲取精华、融会

贯通之后,依据他优越的自身条件和艺术灵性,创立了美轮美奂的张派艺术。张派艺术将京剧旦角声腔艺术大幅度地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音域的扩展、唱腔的丰富、旋律的变化、难度的创新,都是前所未有的。

张派的叫响,完全靠的是艺术实力,是水到渠成。可以说,它只是在推出一台利用巡回演出的空余时间排出的新戏《望江亭》,演出成功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所收获的一个副产品,可谓“无心插柳成荫”。一时间,“独守空帷暗长叹”流向全国各地,遍地唱响谭记儿。随后秦香莲、崔莺莺、珍珠、秋瑾、马昭仪、柴郡主接踵而来,新腔新韵,波波轰动。

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在表演方面以“唱念做打舞”为主,而“唱”始终排在首位。但是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京剧在曲调板式和演唱技法方面的变化不大。基本是剧目不同,唱腔套用。之后,在王瑶卿的指导下,程砚秋、荀慧生两位大师开了先河,根据各自条件的需要设腔。如果不是他们,京剧表演恐怕还维持在千人一副腔、千人一个味儿的状态。

张君秋在经历了与马连良合作的5年,拜了梅兰芳为师,艺术日臻成熟,有待进一步充实发展的关键时刻,在王瑶卿家学戏时,亲眼目睹了王瑶卿与程砚秋独创《锁麟囊》唱腔,上了难得的京剧作曲课,学到了创腔技法,为将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王瑶卿与程

砚秋的做法也给了他启示:必须创自己的唱腔,走自己的路!

张君秋设计出的唱腔新颖别致、委婉流畅。他将对角色的刻画和情感表达,用他那圆亮甜润,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声音和美妙的唱腔、丰富的旋律,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表演方面,有人说“张派没有身上”。这显然是不实之说。张君秋年轻时,《金山寺》、《十三妹》、《霸王别姬》、《出塞》、《红拂传》等载歌载舞的戏都唱,没有形体基本功如何驾驭那些繁重的舞蹈和武打?

张君秋的表演是大气典雅、华丽庄重的。张派的表演强调的是气质,是内在的感觉。他要求内要实,外才能精。该动则动,绝不乱动,能将人物内心活动的信息准确地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张派声韵唱腔好听,但唱法难学,对嗓音条件要求高,演唱技巧难度大。因而,演唱基础不扎实根本掌握不了。现在有的人说是学张派,但根本没有听过张君秋的音像资料,没有按原版去学去唱,求源才能正本,学哪派都还是要求原版。

以念白为例。张派的念白,极富特点,很见功力。无论京白还是韵白,张君秋都要念得字字清晰,如珠落玉盘,极富韵律,有声有情。张派传人若忽略了对他念白的学习研究,那是一大偏颇和失误。去听听张君秋的录音,胡阿云自刎前的一段台词,念得足能让你动容落泪。

张君秋是歌唱家、作曲家、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戏曲教育家。他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我们后辈艺术工作者、艺术研究者应该对张君秋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他的艺术进行全面的继承。因为他值得我们这样做。

张学浩

张派的叫响,全靠实力

艺术·资讯

大学生影像描绘“北京梦太奇”

本报讯 (记者成长)11月14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北京梦太奇”首都高校原创短片创意营举行启动仪式。

“北京梦太奇”首都高校原创短片创意营源自发起于2005年的“传媒影像力——首都高校原创影像大赛”。该活动历经5年,已成为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展示原创影像作品的平台,吸引了众多影视界导演、制片人和学者对大学生影像作品的关注。本届活动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升格为北京高校之间的原创短篇

创意营,并在主题上强调对北京城市文化的关注和弘扬,引导大学生影像爱好者运用镜头观察北京,发现北京之美。

据了解,入围此次短片创意营的创作团队均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在校学生,创作团队将参加由业内专家指导的主题讨论、专题讲座、拉片会和短片制作等项目,并最终完成短片作品。此次活动的合作方视友网则为短片提供播出平台。

李严独唱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女高音歌剧演员李严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我爱你,中国》独唱音乐会。乌克兰留学归来的她献唱多首歌曲展现实力,并邀请于爽、李飞和张海庆等歌唱家担任嘉宾。包括阎肃和戴玉强在内的不少音乐家前辈也对李严留学归来的首演送上了鼓励 and 祝福。

音乐会由指挥家高伟春担任指挥,李严首先以一袭单肩蓝绿



(嘉 纳)

悬疑剧《第七个观众》演绎“盗梦”

本报讯 (记者李铮)11月10日至21日,话剧《第七个观众》在北京方家胡同46号红方剧场上演。

该剧描述的是男主人公孟西京丢失一段记忆,在梦中与女明星、导演、记者、黑车司机等发生的许多故事,然而他在不断寻找记忆的过程中,却引来了更多的惊悚现实与幻觉交错。如同许多悬疑片一样,该剧的舞台也是一个封闭结构,三面环绕的高大薄膜门营造出一个“杀人温室”。

《第七个观众》融合了当下流行的元素,如剧中的盗梦师让人联想到前不久热映的电影《盗梦

空间》中刺激、紧张、耐人寻味的盗梦情节。

该剧导演是在2010年“青戏节”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赵森,他一向以“肢体剧”见长,被圈内人称为“戏剧黑马”。《第七个观众》是他加盟“猫郎君”戏剧社后,首次执导的原创惊悚悬疑话剧。曾担任高希希执导的话剧《甜蜜蜜》的制片人罗松,同时也是这部剧的制片人,她说:“平常演出中想让观众体验悬疑效果非常难,想在剧场里制造心跳加快的感觉就更难了,我们试图用创新光影、声音等方式,来尝试舞台惊悚效果的突破。”

本报讯 随着音乐剧《爱上邓丽君》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连演14场的临近,北京东方松雷剧场旗下的音乐剧剧院——第四广场剧院和大华剧院,也将在明年下半年开业,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将在这两个剧院长期驻演。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制作人、艺术总监李盾,现为东方松雷剧场负责人。他透露,第四广场和大华两个音乐剧剧院建成后,首选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就是对邓丽君逝世15周年的追念。作为资深音乐剧制作人,李盾对音乐剧《爱上邓丽君》的发展前景信心满满。他说,近年来海外品牌音乐剧在华演出表现上佳,美国百老汇的《猫》、《42街》连演不衰,这说明中国观众的艺术欣赏力很高,开放后的音乐剧市场前景广阔。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是民族品牌,多年连演1000场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据介绍,音乐剧《爱上邓丽君》的剧本由中国著名电影编剧王蕙玲操刀。艺术顾问是执导过

1000多部音乐剧的全美音乐剧联盟创立者托尼·思迪马克,导演是曾以执导《西区故事》名声鹊起的卓依·马可尼里。美方音乐总监达日勒·沃特斯被誉为百老汇“最抢手的音乐总监”;中方音乐总监是著名音乐人捞仔,他为《东风雨》、《可可西里》等影视剧创作的音乐深入人心。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爱情与梦想的故事。剧中,邓丽君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人,灵魂常常出现在男主角周梦君的世界中。她是理想主义的化身,一路带领周梦君穿梭在现实和幻想的世界当中,寻找爱和梦想。在寻找过程中,邓丽君的歌声一路相随,《小路》、《初恋的地方》、《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只在乎你》等20多首歌曲巧妙地穿插其间。

该剧中方音乐总监捞仔介绍,为了让邓丽君的绵绵情歌贴合音乐剧的戏剧节奏,一些经典的旋律出现了变化,其中《甜蜜蜜》将以摇滚乐的形式出现在剧中。捞仔说:“改编邓丽君的歌曲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即使到今天我仍然很佩服当时创作邓丽君歌曲的那些人,如左宏元、庄奴、汤尼等词曲家,把歌曲写得那么有章法,那么美。我们希望来看这个音乐剧的人最后都能哼着小曲愉快地走出剧场,感受到一份温暖。当然,剧中我们也设计了互动,台上台下,演员与观众会唱着《我只在乎你》挥手再见。”

英国伦敦西区,美国有纽约百老汇,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剧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而北京东城,同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戏剧文化资源——中国优秀的戏剧学院、戏剧团、戏剧人才和商业剧院都汇集在此,打造世界级的戏剧商业街区是完全有可能的。东方松雷剧场将秉承创造“伦敦西区—北京东区”的信念,借鉴欧美音乐剧经营模式,以落户北京东城的第四广场剧院和大华剧院为平台,打造中国原创音乐剧培育推广基地,从而实现北京东城区政府提出的“戏剧强区”、建设艺术街的战略构想。(宋文)

艺术·殿堂

久石让:“只有这场我来了”

黑 莓

指挥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

下半场《入殓师》旋律伊始,久石让突然从指挥台跳下,快步走到旁边的钢琴前,这时观众才反应过来:他要开始“秀”钢琴了。在弹完自己的一段独奏后,他又信步回到指挥台继续担纲“领班”角色。在接下来的《魔女宅急便》、《悬崖上的金鱼姬》中,久石让不断往返于指挥台与钢琴前,令现场不少观众惊呼他充沛的精力。而其游刃有余的演绎,与管弦乐团富有默契的配合,更是令全场气氛不断升温,达到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当最后一首《东方之风》结束,全场观众狂热地尖叫、鼓掌。火热的现场再次印证了久石让在乐迷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也使他多次返场,与管弦乐团相继加演了《风之谷》、《豆豆龙》等轻松活泼的作品。

据悉,继北京演出后,久石让还将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巡回之旅。



展现作曲家的个性。他与伦敦交响乐团新近合作的两张专辑《极简旋律宣言》与《Melodyphony》便是以这种音乐风格为主打。此次在音乐会中,久石让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特意从新专辑中精选了多首融合了极简音乐元素的管弦乐作品。此外,《魔女宅急便》、《入殓师》、《悬崖上的金鱼姬》等乐迷熟悉的经典电影和动画配乐也依旧是音乐会的重头戏。

演出当晚,随着久石让手中的指挥棒轻轻抬起,第一首作品《连接》在一片轻快的管弦乐声中为音乐会拉开序幕。充满速度感的乐曲、爵士般起伏的情绪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久石让的创作风格。虽然之后演奏的《原点1981—2009》、《世界的尽头》等几首作品并不为观众所熟知,但久石让浓郁的个人风格已渗透进每一个音符,也通过他自己尽心的

11月14日,日本电影配乐大师久石让继2006年后再度踏上北京的舞台,以指挥和钢琴独奏的双重身份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了两场音乐会。

久石让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御用配乐和著名导演北野武的黄金搭档。他温情梦幻、直指人心的音乐打动了全球众多乐迷。因而他每次举办的音乐会也都极受欢迎,一票难求。此次演出距离他上次亚洲巡演已有4年之久,而北京作为久石让本次亚洲巡演的首站,一经开票便销售火爆,更应乐迷需求又加演一场。

音乐会开演前,久石让对观众打趣地说道:“听说中国有很多音乐会都打着我与宫崎骏的旗号,其实都与我和他无关。只有这场我来了。”

近两年,久石让爱上了极简音乐风格,即在一个不断重复的简单旋律上加以变化,从而以小见大地